

中國大文學史 卷五

第三編 中古文學史

第十六章 南北朝佛教之勢力及文筆之分途

第一節 儒道與佛教之爭

晉初承七賢之風流。競尚玄理。惟東晉杜預。雅好經術。文士之中。陸機亦服膺儒業。然以王樂勢盛。波靡海內。終致禍亂。晉元中興。應詹上書曰。訓導之風。宜愼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元帝深嘉其言。顧被服成習。積世莫返。成帝從袁瓌之奏。聿興國學。庠序之禮雖修。柱下之談未輟。已於前章具論之矣。於是李充學箴。王坦之廢莊論。並本其刑名之學。以抑老氏。殆裴頠崇有之流乎。至范寧作論。以王何之罪。浮於桀紂。乃玄風靡息。而天竺佛圖之教。亦於是時相乘迭盛。始則空無旨近。玄釋合流。道安彌天。藝林接席。林公盛德。善談莊老。及夫羅什授譯。義正胡夏之違。遠公闡宗。辨集東南之彥。然後名言失步。義學代興。頓易漆園之慕。輻輳蓮社之下矣。顏何始標姬釋之爭。魏收爰造釋老之志。自茲以降。攻守紛紜。顧歡崇老。綦繹。則申夷夏之文。齊梁以來。又有三教齊同之說。經籍道息。南北一揆。自謝靈運。顏延

年張融沈約徐陵庾信之倫無不耽好內典著於篇章梁世諸主尤爲皈依所在其辭翰寄託見於羣書者不可勝記也佛經後漢而下代有踵譯姚秦時鳩摩羅什與諸沙門八百餘人續出諸經並諸論三百餘卷隋時又立翻經博士譯文益衆具見費長房之歷代三寶紀長房隋翻經博士梁元帝始輯內典碑林集今不傳僧祐纂弘明集唐釋道宣有廣弘明集時人與釋氏辨理之文多載之矣今掇錄一二以見其流

詠懷詩

支遁

端坐鄰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神轡。領略綜名書。涉老哈一作怡雙玄。披莊玩太初。詠發清風集。觸思皆恬愉。俯欣質文蔚。仰悲二匠徂。蕭蕭柱下迴。寂寂蒙邑虛。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空無。無矣復何傷。萬殊歸一塗。道會貴冥想。罔象掇玄珠。悵快濁水際。幾忘映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心與理理密。形與物物疎。蕭索人事去。獨與神明居。

坤基葩簡秀。乾光流易顯。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騁。超超分一作介石人。握玄攬機領。余生一何散。分不謫天挺。沈無冥到韻。變不揚蔚炳。冉冉年往遂。悠悠化期永。翹首希玄津。想登故未正。生途雖十三。日已造死境。願得無身道。一作理高棲冲默靖。

達性論

何承天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字中莫遵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

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願作倅造化。仁歸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谷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螻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政漁。猴豺獮。所以順天時也。大夫麋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霄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釋達性論

顏延之

前達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默遠生類。物有明徵。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斯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其實。則可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快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日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爲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

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超。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順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倘異於枯荑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燼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贅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尙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恆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心。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實。亦已原言不代。足下嬰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第二節 南北朝文筆之分

晉以下文筆之分始明。故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古以記事之文爲筆。札如漢書樓護傳。謂谷子雲筆札。要至齊梁之際。文筆尤粲然分途。唐時古文興。以後遂不立此別。阮元學經室集。有學海堂文筆對。歷引諸史爲證。今節錄之。

(甲) 文筆對舉

晉書蔡謨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

宋書傳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溫子昇傳。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

北史溫子昇傳。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敍。

陳書陸瑒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

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至於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梁元帝金樓子。與劉勰文心雕龍論之尤詳。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閭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

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摧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彖繫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勿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遺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偏觀文士。略盡知之。至於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縉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尙輕側。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髀。彊相附會。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總而言之。當時之義。以爲文者。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從事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

(乙) 辭筆對舉

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

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

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今本無傳字釋文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辭卽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於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卽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唐以前每稱善屬文。北唐義也。宋後此稱少矣。孔子十翼繫辭傳文。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於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用韻者一百一十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丙) 筆之專稱

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南史本傳作尤長爲筆。沈約傳云。彥昇工於筆。

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

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記稱史載筆。論衡以尙書爲孔子鴻筆。記事名筆。由來舊矣。任昉徐陵之筆。並是謂詔制碑板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稱燕許大手筆。

(丁)詩筆對舉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

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爲無韻者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蓋詩卽有韻之文。與散體稱筆有別。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文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

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嚴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

詩筆對舉。唐時猶偶有之。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文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亦有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之句。

晉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此賦十體之文。不及傳志。昭明太子文選序。亦謂子史事異篇章。蓋文是總名。析而言之。則有文有筆。是以狀文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明金樓。實守其法也。

第十七章 元嘉文學

第一節 顏謝

鍾嶸詩評曰。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蓋宋之文學。莫盛於元嘉之時。元嘉以後。漸陵替矣。謝靈運顏延年故自一時之傑。而鮑照可以差肩於其間。其餘謝氏諸昆。又其羽翼也。湯惠休嘗評顏謝二家詩曰。謝詩如出水芙蓉。顏詩似鏤金錯彩。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

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年終身病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晉車騎將軍玄之孫也。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宋祖登祚。自以才能宜參機要。憤不見知。少帝時出爲永嘉太守。文帝嗣位。徵爲秘書監。使范泰貽書敦獎之。乃出就職。撰晉書。粗立條流。竟不就。見帝唯以文義相接。旋乞疾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先是靈運嘗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是爲自注之始。劉勰謂宋初文詠。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儼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自靈運倡之矣。靈運游山詩最工。然亦以游山之故。致罹罪網。元嘉十年被刑。詩評列靈運上品。論之曰。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尙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靈運族弟瞻及惠連。並有文譽。靈運見惠連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嘗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句。大以爲工。以爲此有神功。非吾語也。

登池上樓在永嘉郡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作淵沈。進德智所拙。退畊力不任。狗祿及窮海。臥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嶠嶽。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擣衣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蕭蕭莎雞羽。烈烈寒蟬啼。夕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節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欄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執素旣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予手。幽絨俟君開。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少孤貧。好讀書。無所不覽。晉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延之亦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宋旣受命。恆參朝列。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世元嘉中。爲劉湛所構。出爲永嘉太守。延之不平。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語多以自況。湛誅。復見任用。宋書曰。延之與陳郡謝靈運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然二人文辭遲速懸絕。文帝嘗各勅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延年尤自負其哀誄之文。以爲可嗣潘岳云。

詩評曰。宋光祿大夫顏延之。其源出於陸機。尙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

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

北使洛

顏延年

改服飭徒旅。首路踰險巖。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轅期運。經始闢聖賢。伊瀨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雪警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閔徒御悲。威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僞。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鮑照字明遠。文辭瞻逸。嘗爲古樂府。甚道麗。殆可擬跡顏謝之間。而名位不顯。宋書曰。臨川王義慶招聚文學之士。近遠畢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撰河清頌。甚工。詩評曰。宋參軍鮑照。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諷詭。含茂先之靡曼。骨節強於謝混。駢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致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杜甫以照與庾信並稱。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云。

代白頭吟

鮑照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歡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邱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鳬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傷猶難恃。貌恭豈

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此外如袁淑謝莊亦有稱於時。莊爲靈運族子。袁淑見謝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莊善賦誄。所爲月賦等尤工。蕭子顯謂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至若王微王僧達等。抑又其次也。

第二節 范曄與史學

元嘉初。范曄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自范書行而諸家之書並廢矣。當時裴松之父子亦好史學。然其所作。乃是補注。惟曄後漢書可當史筆耳。其猶在孟堅承祚之間乎。曄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生平致力文章。頗見於其獄中與諸甥姪書。蓋以自序也。其文曰。

吾狂覺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任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類。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文理。自謂頗識。

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質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塊。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宋初受詔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之。當時以爲不朽之作。子駟著史記集解。亦傳於世。是時臨川王義慶招延文學士。集後漢至東晉軼事。爲世說新書。名曰新書者。以劉更生昔有此書。踵之而作。後人易稱新

語其書文約趣永。文士多好玩之。梁劉孝標至爲作法。與之並行。故宋時史學頗具諸體矣。劉子玄史通。以松之三國志注。臨川世說並入補注。次而論之。區其條流。頗得源委。故存而錄之。

史通補注曰。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紀。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青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悵。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權其得失。求其利害。世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覽。竊惟范曄之

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摭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採蹟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史通所刊諸書。今多不傳。存之可以備考。又於補注之體。多所訾詆。亦各從其志也。惟推揚蔚宗。則無異詞耳。

第十八章 永明文學

文心雕龍曰。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蓋元嘉以後。明帝雅好文學。每讌集賦詩。武人或買以應詔。雖多藻績。而無勝韻。故鍾嶸以爲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及齊永明之際。而後文章復盛。可復嗣於元嘉之風流矣。南齊書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劉繪傳曰。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